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# 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主编 | 第169期 |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## 相聚不易, 久处更难

文/曹荣新

我和妻子都是“一片红”的知青,当年去了安徽寿县插队落户。返城后完婚,以后的岁月里忙工作忙家务,疏于与插兄插妹们联系。十年前的第一次知青聚会,记忆犹新。

那天,济济一堂。久别重逢,插兄插妹热泪盈眶,感慨万端:从十七八岁在农村结缘,到如今两鬓添霜,有的当了官,有的发了财,有的重病缠身,更有英年早逝……那一刻,没有地位、财富的差别,有的是情谊和赤诚。大伙儿敞开心扉,热血沸腾。席间,相约一起再回趟第二故乡,看看老乡们现在的生活;还相约将来集体到同一家养老院去终老。

第一次聚会,是有头有脸的插兄来埋单。后来是“有花头”的人负担大头,剩下的大家分摊,愿出多少就出多少。再后来是AA制,谁都不欠谁。数年来,随着聚会频次增加,聚会成了什么都有“大杂烩”,成为“谈经头”的茶馆店。从第一次相聚的意犹未尽,发展到后来的不欢而散。

我们的“知青会”开始变味。聚会变成了某些人专挑熟人捞外快的“自留地”。赵兄在聚会上拉拢大家投资做保险;廖妹妹在聚会上推荐理财产品;殷女士推销保健品;桂女士组织大家去农家乐相聚,暗中收取“抽头”;做服装生意的翔哥,口口声声说给大家特惠价,结果是“杀熟”……

相聚不易,久处更难。初始的聚会叙旧变成了后来家长里短的信息交换;再后来变成了晒富炫耀的场所。再再后来,埋怨牢骚多了:说某君发喜糖还要挑人头;说某君海外旅游归来发礼品没有一视同仁,不一而足。渐渐有人找借口推辞聚会了,我和妻子也开始有选择地参加。

## 聚会茶聊回味无穷

文/朱志林

自2010年起,每年的9月8日下乡纪念日,荒友们(北大荒农场战友)总要在一起聚会。去年“9·8”聚会日,我们相聚在太仓沙溪古镇的“阿辰农家乐”。餐桌上的欢畅和餐后漫步老街的悠闲不足以勾起我的回味,倒是三五老友的茶聊,让我回味无穷。

晚餐后,两桌“麻友”依旧继续着他们的“战斗”,剩下的我、祥妹、阿昌夫妇、金林夫妇,沏上了一壶热茶,开始了我们一伙的传统节目——茶聊。如今,互联网、手机终端、微信等等高科技手段的使用,人际交流似乎没有距离和障碍。但我等爱茶聊的荒友坚持认为:情感沟通的最佳方式还是面对面地促膝谈心。

在各自返城的几十年间,我们一起下乡的荒友们,上班下班、养儿育女、终日忙碌、四处奔波。说句心里话:当时有时间聊天都嫌累。如今,到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,于是营造一个空间,有机会坐下来,去尽情地倾诉、抒发、释放……是对逝去岁月的一种抚慰。

那晚,香茶伴话题,我们几个都很亢奋。我想起了在农场大雪没膝的一个天还没大亮的清晨,在去食堂烧早饭的路上遇到狼的往事,现在说起来还后脊梁冒冷气。阿昌讲述了L因受他人的气,一时想不开,跳井的窝囊事,大伙儿听了,心里一下子抽紧了。Z又谈到了那年秋天,半夜袭击葵花地出恶气的痛快事,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那一刻,我们似乎穿越回那个青涩时代。

那晚的茶聊,让我回味无穷。我期待着今年的“9·8”聚会日。

# 聚会 你参加了吗

【中篇】

## 老少咸宜

>>> 编者按:

话题“聚会,你参加了吗?”(上篇)中五位作者的笔谈,无论是张谷平聚会遇故知,勾起伸张正义的往事;连俊享受来自聚会外的关爱;战友会里的“顾头”乐当召集人的故事;还是杜晓建旅行途中的“乐”与“趣”的心得;周玫书写的“调适心情靠聚会”的家长里短,都透出“聚会”的正能量。

本版(中篇)又有五位作者加盟笔谈,敬请读者朋友品鉴和上篇中不一样的故事。



## 聚会遇到“奇葩”

文/俞鸿虎

老同学聚会,西装革履的QP姗姗来迟。QP看着一群老同学,突然提高分贝:“我现在身价两个亿!”大家诧异地瞧着这个自称是从美国回来的家伙,气氛变得凝重。

老同学们彼此谦让着纷纷落座。“博士”“秀才”“黄毛”彼此喊着儿时的绰号,说起当年的趣事、糗事,笑声不断。大伙都避开了QP。QP全然不觉自己落了单,依然拉住身边一位同学,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在美国的富裕家境,被他拽住的老同学只顾往后缩,他还拎不清。继续吹:“我在纽约和洛杉矶有两处别墅,都配有游泳池……”他见同学们各自交谈没听他吹牛,忽然用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下,大伙安静下来了。QP环顾一圈,郑重其事地说道:“真呢,我现在的身份是两个亿——两亿美元!”

酒桌上顿时静默,无人搭

茬。老班长急忙岔开话题,大伙这才彼此碰杯喝酒。

散席了,他拽住两位与他居住相近的老徐和老程说:“阿拉叫辆差头一道走,我挺账。”坐进差头,他又开始吹嘘。车子离QP家老房子不远了,他招呼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门口,说去跟一位国内大老板谈生意。接着随手掏出一张交通卡扔给司机,吩咐道:“把后座的两位先生送到家门口。”司机放心地继续行驶。等司机回过神来了,把交通卡放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,显示器读出余额为零。司机没好气地问后排的老徐老程:“还要乘下去吗?”

老徐无奈之下付了43元车费,两人下了车。老徐忽然想起来:“刚才那家宾馆的员工通道穿过去就是他家老房子,这家伙早就想好要白相阿拉。”

第二天,QP被踢出了老同学微信群。

## 我喜欢小聚会

文/姚志康

掐指一算,本人参加的聚会有七八个之多,如初中同学会、插队知青会、文工团团友会(县团和市团两拨)、工厂工友会、机关退管会(每月聚会一次)以及新近加盟的文学社文友会。要说这“聚会”的感受嘛,本人厌烦人多嘈杂,偏爱小聚会。

“同学会”中的W君对同学们的去向了解多。2000年,她心血来潮,约请了十几位同学到她家聚会。整个聚会的气氛十分拘谨,因为彼此很陌生。我等68届初中生,上课才一年,就停课闹“文革”,同学间接触不多,聚会时好几个同学我都叫不出名字。交谈中发现,除了我和W君还在上班,其余同学不是下岗就是失业,或是提前退休。饭桌上很难找到共同话题。如今,“同学会”只有我等三人而已,倒也投机。

我的“知青会”是当年一口锅里摸勺子的三个插兄,保持四十多年的交往。

相比同学会,团友会倒是热闹。我曾在外省一个县文工团工作十年,1980年县团改制后,团友们各奔东西。上世纪90年代末,我调回上海工作,每次回外省探亲(妻是当地人),总有一个铁哥们召集仍在那儿生活的团友们聚会。几次下来,我兴味索然。何故?其中几位“酒闹”把持聚会话语权,一股劲地劝酒、拼酒。我不善饮酒,如坐针毡。后来,我跟铁哥们说,以后我回来就和你Z兄、L君(当年室友)和前辈C先生四人聚会吧。后来的“四人会”每每相聚,把盏叙旧,从容惬意。

今年加盟的文友会阵仗大,少则三十多人,多则五六十人,每次聚会,老会员们三五成群在台下开小会,会长总在台上不断提醒会员们“安静,安静!”我觉得人太多,太嘈杂,难有“雅集”之意味。再度印证我“聚会不宜人太多”的观点。

## 只有真情无贵贱

文/朱扬清

好些年前我参加一个崇明农场场友聚会。做东的李兄是当年的农场副场长,后来成了一家合资企业的董事长。其他七八位场友也都是我在场部工作时的同事。因我比他们年长几岁,过去在农场里,他们都亲昵地叫我“老阿哥”。时隔20多年,他们都混得有头有脸,比我有出息,有的是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,有的是大学教授,有的是腰缠万贯的民企老板,职位、地位、财富都远在我之上。但他们见到我,依然是“老阿哥、老阿哥”地叫个不停,那股亲热劲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。

席间,大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,尽情地叙述那青春岁月里的种种趣事、幸事和辛酸事。有时还要争执一番,纠正某位仁兄叙述中某个细节的不确凿,或相互“揭短”,说A当年暗恋某某姑娘,却不敢表白,结果被他人抱得美人归;说B帮厨时常偷吃肉,吃了不算还夹带出去,留着当夜宵吃;说C家庭出身不好,为了入团,讨好团支部书记,主动帮人家洗衣服……大伙或开怀大笑,或啧啧叹息。此刻,没了领导的威严,没了老板的派头,就像脱光衣服在大池子里泡澡,分不清富贵还是贫贱,还原出一个个“本真”的哥们。

那场聚会从傍晚持续到深夜。分手时,个个眼眶潮湿。那夜,我失眠了。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,我自问:场友会,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亲和力?我自答:大概是场友们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是从进入农场那一刻开始的。无论后来各自的人生发生怎样的变化,那第一步是具有共性的。那一份不带任何功利结下的友情是纯正无价的,今天的聚会自然是只有真情无贵贱。